

李建中 刘金波◎著

金瓶梅

性学批判

JINPINGMEI
XING XUE PIPAN

东方出版社

金瓶梅

性学批判

JINPINGMEI
XING XUE PIPAN

李建中
刘金波◎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瓶梅》性学批判 / 李建中 刘金波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60-7633-3

I. ①金…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金瓶梅》—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2246 号

《金瓶梅》性学批判

(JINPINGMEI XINGXUE PIPAN)

作 者: 李建中 刘金波

策划编辑: 陈来胜

责任编辑: 陈来胜

装帧设计: 张新勇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633-3

定 价: 30.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食色论	15
一、“食色性也”	15
二、“五色令人目盲”	23
三、“空色皆寂灭”	28
第二章 德色论	31
一、“无非明人伦戒淫奔”	31
二、“俺每真材实料不浪”	37
三、“毕竟德不胜数，可叹可叹”	51
四、“最没正经”，“却是最有结果的”	57
第三章 财色论	65
一、财对色的双重冲击	66
二、借财求色与借色求财	73
三、财色怪圈：从“双收”到“两空”	86
四、无“财”之“色”	89

第四章 美色论	93
一、螺旋：历史的回顾	94
二、冲突：传宗接代与“真个销魂”	102
三、变奏：销魂时分的不和谐音	107
四、启示：并非“题外话”	113
第五章 好色论	118
一、“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	118
二、“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	121
三、Chastity：新的“一致”	127
第六章 心色论	131
一、性优势外射：“秉性刚强”与“随风倒舵”	133
二、性角色错位：“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142
第七章 春色论	151
一、“欲火难禁一丈高”	152
二、“打老婆的班头，坑归女的领袖”	157
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	160
第八章 情色论	166
一、“于爱河中捣此一篇鬼话”	166
二、“不觉心中感触，眼中落泪”	170
三、“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	175
第九章 空色论	180
一、“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	181

二、“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	184
三、“因果循环，读者自省”	187
 第十章 殇色论	 193
一、“美的观念植根于性的激荡”	193
二、“丑就在美的旁边”	198
三、性美学的 Chastity 境界	202
 后 记	 208

前言

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之一。因其不仅内容新奇丰富，而且艺术构思巧妙，开启文人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家庭生活）而进行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从而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分水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名著，一部具有原创开拓意义的小说，位居四大奇书之首。

按照吴晗先生的考证，《金瓶梅》的成书，“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金瓶梅》的主要故事情节是借《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因偷情而药鸩武大

致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既生动描写了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市侩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奢靡生活兴衰史，又深刻揭示了西门庆及其妻妾人性扭曲及异化的罪恶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一个上至朝廷帝王相将专权太师，中



金瓶梅

[明] 兰陵笑笑生 著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至地方官僚恶霸名流雅士，下至市井地痞流氓士农工商普通百姓构成的魑魅魍魉的近似鬼域的世界。作者笔触所及，涵寓甚广，牵扯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行业、各人物，虽假托宋代旧事，但实际上是全方位深刻描绘当时民间世俗社会生活的，摩画一幅明代世象品格，堪为市民文学的不朽丰碑。明代谢肇翎《金瓶梅跋》有言：“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阔之媒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淮上之期，尊垒枕席之语，验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械意快心。”

由八百多个人物组成的百回《金瓶梅》，结构庞杂，内容丰富，要言不烦，大而不乱，其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吴月娘等都极富个性，极具魅力，极显张力。“金瓶梅”即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之组合。受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世风影响，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其出身、容貌、年龄、性情、遭际虽不尽相同，但无一不被超常的情欲与物欲所左右，以人格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注定这群受损害与受侮辱者必然最终是走向堕落和毁灭。啼血的现实主义演进，多色调、立体化地编制复杂社会关系的网状故事，利用世俗俚语的通俗口语将家庭生活、平凡人物、世态人情尽情昭示，将暴露黑暗、鞭挞罪恶、世情之恶、生活之陋激荡铺排，这正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不同之处，也正是《金瓶梅》不同于其他小说的成功之处。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它为“第一奇书”自当不虚。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也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

深切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

《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并无定论，大概有“大名士说”、“非大名士说”、“民间传说改编说”等，原书作者笔名“兰陵笑笑生”，全国名称兰陵的地方仅两处，一处江苏常州市武进县。常州文人辈

出，多有才子佳人的故事演绎，《金瓶梅》所使用的词语，俗谚多出自南京和常州，本书应是常州才子所作。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金瓶梅》的作者具体而言，有王世贞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王稚登说、蔡荣名说、赵南星说、李渔说、卢楠说、冯梦龙说、丁纯父子说，等等。

作者考证没有定论，《金瓶梅》的版本也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大致有：

词话本系统。词话本又称“万历本”，即明万历年间刻本《金瓶梅词话》，是目前所知的该书版本，共全10卷100回，序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有民间说唱色彩，大量精彩描述，语言叙事都比较朴质，有原始风貌。存有四个藏本，有原刻、翻印、再刻之别。

比较著名的是《新刻金瓶梅词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金瓶梅词话校注》，白维国、卜健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8月版；《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据1957年影印本重印，1988年4月版。

绣像本系统。绣像本又称崇祯本（即明崇祯年间刻本），全20卷100回。此书以词话本为底本，进行了大量的文字修订工作，有200幅木刻插图，全称《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故称绣像本。目前主要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本，据北大图书馆藏本影印1988年8月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词话本书影

张兵、顾越点校，黄霖审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王汝梅会校，齐鲁书社1989年6月版。

张评本系统。张评本即《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故也称“第一奇书本”。清初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德，号竹坡）对崇祯本进行了评点，序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之后评点本大行其道，崇祯本便为张评本取代。其见识与才情与常人异，颇多高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齐鲁书社1987年版；《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校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此外，该书还有《金瓶梅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版；《会校会评金瓶梅》足本，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88年出版，1993年普及版，等等。

《金瓶梅》历来被视为“淫书”，对其评价，基本上有肯定、否定、批评加肯定的态度。肯定者如欣欣子所言，“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在明代袁宏道《觞政》中，曾将《金瓶梅》和《水浒传》并举，称之为传奇“逸典”。认为此书“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书》）。《七发》具有开汉大赋先路之功，以此类比，亦即说明《金瓶梅》的首创之功。明代对于《金瓶梅》内容的评价，也许以谢肇翎《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有代表性。其文曰：

《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媒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淮上之期，尊垒枕席之语，验脸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械意快心。

真个是鞭辟入里，言简意赅。

关于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意旨，当时就众说纷纭，否定者如沈德符，认为“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

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万历野获编》）批评加肯定者如袁中道，他在《游居柿录》中言：“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传》崇之则海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当然，即便是那些为此书唱颂歌的论者，也必得在“但是”之后谴责一下其性描写，并且声称“秽褻的描写”并不影响“《金瓶梅》的重要”^①。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亦即不以伦理道德的眼光，而以性学研究的態度，重新审视《金瓶梅》，情形或许会不大一样。

清代紫髯狂客《豆棚闲话总评》中认为，不善读《金瓶梅》，“乃误风流而汐淫。其间警戒世人之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或极艳，而悲伤零落，寓乎其间，世人一时不解者也。”戏笔主人在《绣像忠烈传序》中道：

文字无关风教者，虽炳推艺林，脍炙人口，皆为苟作，立说之要道也。凡传志之文，或艰涉猎及，动于齿颊，托于言谈，反令目闷之。若古来忠臣孝子贤奸在目，则作者足资劝惩矣，小说原多，每限于句繁语赘，节目混牵。若《三国演义》语句深挚质朴，无有伦比至《西游》、《金瓶梅》专工虚妄，且妖艳靡受之语，聆人耳目。在贤者知探其用意用笔，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荡。是醒世之书，反为酣嬉之具矣。

吴晗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指出：《金瓶梅》“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摈斥”^②。在我们今天看来，“逼胁”之感大可不必，“摈斥”之法更不可取，明智而又有意义的选择应该是：对《金瓶梅》的“色”（亦即“性描写”），作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和科学批判。

读者诸君切莫误会了“批判”二字：不是“文革”中惯用的那种“攻

① 胡文彬等：《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0、11 页。

② 同上书，第 11 页。

诃谴责型”的“批判”，而是类似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那种“科学分析型”的“批判”。亦即“美的分析论”和“崇高的分析论”。作为科学分析的第一步，是要弄清《金瓶梅》中“性描写”与“秽褻的描写”之间的区别，虽然前者可能包含后者，但二者并不能等同。所谓“性描写”应该是指一切与“性”相关的文字：性理想、性观念、性癖好、性关系、性现象、性风俗、性心理、性行为，等等。比如第七回，按书中情节发展，西门庆本该娶潘金莲为妾了，但他突然决定先娶富孀孟玉楼，而将金莲冷在一边，这表明西门庆在处理性关系时，把“财”看得比“色”更重；又如第二十一回，写吴月娘吃斋拜佛，求神保佑她“早见嗣息”，此举的心理根源，便是她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性心理；再如第六十三回，写瓶儿死后，西门庆完整地保存着瓶儿的居室及其家具物什，其性心理中既有“恋其物”的变态成分，又有“恋其人”的常态因素。上述诸例，都算得上“性描写”，但显然不是淫秽色情的。所谓“秽褻的描写”，当指那些关于性交过程的文字，如第二十七回“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露阳惊爱月”。前者的“悬股淫乱”是性虐待之一种，后者的“裸露癖”亦为性的歧变或倒错，二者均属于性变态之“病例”。尽管以伦理的或艺术的眼光看，上述两处性描写是淫荡丑陋的，然而在性变态研究的领域内，它们又有着某种程度的“临床意义”或参考价值。

如果以行为作为标准来考察主人公的淫逸指数，明清小说中有两个主人公可以算为淫荡之人，亦即贾宝玉和西门庆。但是，同为淫荡之人，《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和《金瓶梅》主人公西门庆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贾宝玉貌似“天下第一淫人”，但是其意淫成分颇多。余英时先生分析说，曹雪芹“认为情可以，甚至必然包括淫；由情而淫则虽淫亦情。故情又可叫做‘意淫’。但另一方面，淫决不能包括情；这种狭义的‘淫’他又称之为‘皮肤滥淫’”^①。称贾宝玉为第一淫人自然是说

^①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见胡文彬、周雷：《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他公子的秉性，能够到处撒网，遍结欢愉，如最初秦可卿在梦中对他进行性指导性启蒙之后，袭人成为他的第一个云雨对象，此后虽然他对金钏儿颇多遐想，对晴雯也以吃胭脂之名行亲嘴之实等等，以及对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诸多美女的发乎情止乎礼的举动，他顶多是个“形而上的”、能够还比较专一的爱得死去活来的情痴与情种；而西门庆之淫与贾宝玉大不相同，从《金瓶梅》第一回回前统摄全书基调的《色箴》诗即可见端倪：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作为考察主体，西门庆与有淫乱关系的潘金莲等 19 名妇女之间谈不上情感的愉悦和心灵的慰藉——尽管李瓶儿对花子虚、蒋竹山等颇为无情，但是对西门大官人还是满怀痴情的——当然只是身体的指向和淫欲的快感。酒色财气，人生之戒，但是小说之中处处均有酒色财气的影子。都知道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蚀骨的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色是夺命的法宝，但又有几人能够参透？能够理智冷峻地对待它们不为所动并独善其身？《金瓶梅词话》正文前曾刊有《四贪词》，词曰：

酒 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疏慢亲友多由你，背义忘恩尽是他。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失却万事皆因此，今后逢宾只待茶。

色 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艳。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财 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气 莫使强梁逞技能，挥拳探袖弄精神。一时怒发无明穴，到后忧煎祸及身。莫太过，免灾迤，劝君凡事放宽情。合撒手时须撒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色欲虽能损身夺命，但小说对西门庆、潘金莲、王六儿等诸色人等的污言秽行的具体描写是讽谏有加。讽者，是对各色情与性多加渲染，有时甚或是把玩，欣赏，以诗、词、曲歌之咏之。谏者，是对淫男荡女之结局以佛家因果报应说收笔，如西门庆、春梅等人纵欲而亡，潘金莲等人也是因淫欲起祸端最后冤冤相报而死。对此作者也做了要言不烦的劝诫：

青玉案^①

人生南北如岐路，世事悠悠等风絮，造化弄人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贵何须慕，坎止流行随所寓。玉堂金马，竹篱茅舍，总是伤心处。

……

月娘连忙就使琴童把这吴神仙请将来。进房看了西门庆不似往时，形容消减，病体恹恹，勒着手帕，在于卧榻。先诊了脉息，说道：“官人乃是酒色过度，肾水竭虚，太极邪火聚于欲海，病在膏肓，难以治疗。吾有诗八句，说与你听。只因他：

醉饱行房恋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

遗精溺血与白浊，灯尽油干肾水枯。

当时只恨欢娱少，今日翻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

……挨到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古人有几句格言，说得好：

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

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

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

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

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三秦古籍书社 1991 年版，第七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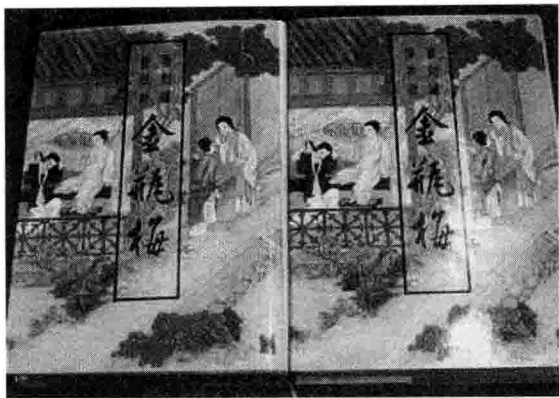
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

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

《金瓶梅》与其他三部奇书不同的是，它通过通俗的话语漫画式地描绘了现实生活，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感受人生，审视社会，洞察人情，练达文章；它没有道德人格，也没有政治理想；没有诗情画意，也没有温情家园，有的是风流倜傥而又狡诈蛮横的西门庆，有的是阿谀奉承、风流成性的潘金莲等妻妾奴婢。一曲曲恣意性爱、享乐人生的性描写不时上演。比较《三国演义》和《金瓶梅》，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的场面从宏大变得渺小，场景从历史变到现实，主要人物从英雄变成了贫民，从超人变成了常人，审美视角从审美变成了审丑，艺术表现从浪漫变成了写实。作者用本色描写的方法再现社会普通市民的现实生活。这既是小说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小说艺术本质认识的进步，也是世风影响下的受众审美旨趣变化带来的阶层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

满文译本《金瓶梅序》对《金瓶梅》所描写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历观编撰古词者，或劝善惩恶，以归祸福或快志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恶邪，以辨忠奸。其书虽稗官古词，而莫不各有一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賍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诬编、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至西门庆以计力药杀武大，扰为武大之妻潘金莲服以春药而死，潘金莲以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尸。如西门庆通奸于各人之妻，其奴婢于伊在时即被其婿与家童玷污。吴月娘背其夫，宠其婿使如内室，奸淫西门庆之婢，不特为乱于内室。吴月娘并无妇人精细之态，竟至殷天锡强欲退奸，来保有意调戏。至蔡京之徒，有负君王信任，图行自私，二十年间，身隼子诛，朋党皆摧于罪。



齐鲁版《金瓶梅》

西门庆虑遂谋中，逞一时之巧，其势及至省垣，而死后尸未及寒，窃者窃，离者离，亡者亡，作者作，出者出，无不如灯消灭之烬也。其附炎趋势之徒，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

其报应轻重之称，扰

戮秤毫无高低之差池局。且西门庆之为乐，不过五六年耳。其余捧掇谄媚、乞讨钻营、行强凶乱之徒，亦揭示于二十年之内。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医巫星相、卜术乐人、歌妓杂耍之徒，自买卖以及水险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其周详备全，如亲身眼前熟视历经之彰也。诚可谓书于四奇书之尤奇书者矣。……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以为百戒，夔然果，恣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

《金瓶梅》所谓的“审丑”，就是说作者把“丑”当作艺术家直接描写的对象或指归。

“丑”的一切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模写，照搬照抄；也不是纯粹自然主义的把赏与展现。任何丑陋的描写，都是作者审美理想的反应，审美观照的展现，审美旨趣的表达，也就是用审美眼光去审丑——《金瓶梅》全书以金钱、权力、性事作为全书的轴心，铺排故事，表现炎凉的世态。

通过性而完成传宗接代本来无可厚非。儒家文化传统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历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现实里面视为男女性生活的唯一目的，男丁更是所传之“代”的主要指向。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

来解释，“生殖是营养的过剩”^①，俗语所说“饱暖思淫欲”亦当有此意。婚姻之外的性交接自是隐秘状态下的非法、奢侈或放荡。与其他女性不同，《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原配夫人吴月娘，并无淫荡的性关系，她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为西门大官人生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李瓶儿虽然生了个儿子却未能保住儿子的性命，潘金莲有时也想生儿子，但其初衷只是出于妒嫉瓶儿，讨好西门。她与西门庆每一次交接都是除了性还是性，起乎性又终乎性。小说所展现的千奇百怪的性行为，图的并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而是肉体上的终极快乐，他们的性目的完全在性活动本身。莫道不消魂，古人性意识的快乐主义倾向，其重感性轻理性，重形式轻内容，重肉体轻精神的声色犬马的销魂思想都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具有对自然人性和感性生命的自然主义倾向和追求。

这些性描写，几乎涉猎了人类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性科学研究（亦即人类性生活和性观念之研究）的所有分支领域，几乎都可以从《金瓶梅》的性描写中找到它们各自所需要的事实的或思想的数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甚至是唯一的一部）性学教科书！法国大百科全书称《金瓶梅》：“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②，《金瓶梅》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角度，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对中国古代的性生活作了艺术的再现和总结，为我们今天的性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和启示，成为中国性学研究的一大宝库。遗憾的是，囿于传统的非性文化，或者说性研究作为一个鲜有人涉猎的禁区，在这座宝库中要么是不敢涉猎，鲜有探索者的足迹，要么是如入雷区小心翼翼。如对于《金瓶梅》性描写之研究，20世纪30年代，仅有茅盾先生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小说月报》1927年6月出版17卷本号外）等极其有限

① [法] 鲁安努：《男女关系的进化》，卫惠林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胡文彬等：《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50页。